

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可是我先得介绍介绍我自己：我姓王，叫王葆。我要讲的，正是我自己的一件事情，是我和宝葫芦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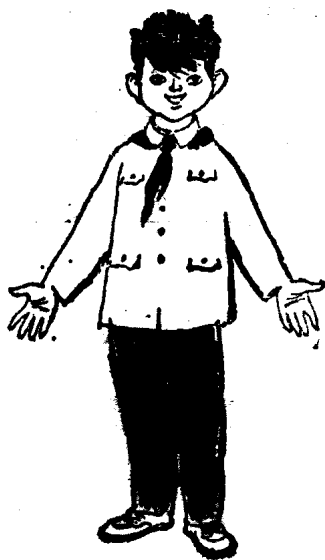
你们也许要问：

“什么？宝葫芦？就是传说故事里的那种宝葫芦么？”

不错，正是那种宝葫芦。

可是我要声明：我并不是什么神仙，也不是什么妖怪。我和你们一样，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你们瞧瞧，我是一个少先队员，我也和你们一样，很爱听故事。

至于宝葫芦的故事，那我从小就知道了。那是我奶奶讲给我听的。奶奶每逢要求我干什么，她就得给我讲个故事。这



是我们的规矩。

“乖小葆，来，奶奶给你洗个脚，”奶奶总是一面撵（niǎn）我，一面招手。

“我不干，我怕烫。”我总是一面溜开，一面摆手。

“不烫啊。冷了好一会了。”

“那，我怕冷。”

奶奶撵上了我，说洗脚水刚好不烫也不冷。非洗不可。

这我只好让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你爱洗就让你洗。你可得讲个故事。”

就这么着，奶奶讲了个宝葫芦的故事。

“好小葆，别动！”奶奶刚给我洗了脚，忽然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来。“让我给你剪一剪……”



什么！剪脚趾甲呀？那不行！我光着脚丫，一下地就跑。
可是胳膊给奶奶拽（zhuài）住了。没有办法。

不过我得提出我的条件：

“那，非得讲故事。”

于是奶奶又讲了一个——又是宝葫芦的故事。

我就这么着，从很小的时候起，听奶奶讲故事，一直听到我十来岁。奶奶每次每次讲的都不一样。上次讲的是张三劈面撞见了一位神仙，得了一个宝葫芦。下次讲的是李四出去远足旅行，一游游到了龙宫，得到了一个宝葫芦。王五呢，他因为是一个好孩子，肯让奶奶给他换衣服，所以得到了一个宝葫芦。至于赵六得的一个宝葫芦——那是掘地掘来的。

不管张三也好，李四也好，一得到了这个宝葫芦，可就幸福极了，要什么有什么。张三想，“我要吃水蜜桃，”立刻就有一盘水蜜桃。李四希望有一条大花狗，马上就冒出了那么一条——冲着他摇尾巴，舔（tiǎn）他的手。

后来呢？后来不用说，他们全都过上了好日子。

我听了这些故事，常常就联系到自己：

“我要是有了一个宝葫芦，我该怎么办？我该要些什么？”

一直到我长大了，有时候还想起它来。我有几次对着一道算术题发愣（lèng），不知道要怎么样列式子，就由“8”字想到了宝葫芦——假如我有这么一个——

“那可就省心了。”

我和同学们比赛种向日葵，我家的那几棵长得又瘦又长，上面顶着一个大脑袋，可怜巴巴的样儿，比谁的也比不上。

我就又想到了那个宝贝，

“那，我得要一棵最好最好的向日葵，长得再棒也没有的向日葵。”

可是那只不过是幻想罢了。

可是我总还是要想到它。那一天我和科学小组的同学闹翻了，我又想到了它。

“要是我有那么一个葫芦，那……”

嗯，还是从头说起吧。

二

那天是星期日。我九点钟一吃了饭，就往学校奔，因为我们科学小组要做一个电磁起重机，十点钟开始。

可是那天真憋气，同学们净跟我吵嘴。例如我跟姚俊下的那盘象棋吧，那明明是我的占优势，我把姚俊的一个“车”都吃掉了。可忽然——不知道怎么一来，姚俊的“马”拐了过来，“叭！”将我一军。我的老“帅”正想要坐出来避一避锋，这才发现对面有一只“炮”，隔着一个“炮架子”蹲在那里。我问姚俊：

“你那个‘炮’怎么摆在这儿？”

“早就在这儿了。”

“什么！早就在这儿了？怎么我不知道？”

“谁叫你不知道的！”——哼，他倒说得好！

我们就吵了起来。看棋的同学还帮他不帮我，倒说我不对！我就把棋盘一推，

“不下了，不下了！”

后来我们动手做电磁起重机的时候，又有苏鸣凤跟我吵嘴来。

你们都不知道苏鸣凤吧？苏鸣凤是我们的小组长。其实他这个人并不怎么样，他打乒乓还打不过我呢。可是他老爱挑眼。他一面干着他自己的那份工作，一面还得瞧瞧这个，瞧瞧那个。

“王葆，这么绕不行，不整齐。”

一会儿又是——

“王葆，你绕得太松了。”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我做的这个零件，是我们全部工程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在科学上叫做电磁铁，起重机要吸起铁东西来，就全靠它。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我做的这一份工作可实在不简单。我得把二十八号的漆包线绕到一个木轴儿上面去，又要绕得紧，又要绕得齐。假如让女孩儿来做这样的工作，那就再合适不过了。而我呢，恰巧不是个女孩儿。问题就在这里。

可是苏鸣凤简直看不到这个问题。你瞧，人家做得非常费劲，闹得汗珠儿都打鼻尖上冒出来了，苏鸣凤可还一个劲儿提意见，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我动了火：

“这么做也不行，那么做也不行——你做！”

苏鸣凤说：

“好，我来绕。你去做绞盘上的摇柄吧。”

这个绞盘上的摇柄——可再重要不过了。只有等我把摇柄做好安上去之后，你才能转动绞盘，使起重臂举起来。要不然，就不能算是一个起重机。所以我也很乐意做。我很愿意

对这个工程有这么重要的贡献。

可是忽然——
苏鸣凤嚷了起来：

“不对，王葆！
你把它弄成‘之’字形了。这两处都得折成直角才成。”

等到我把它一
矫正，苏鸣凤又来了：

“这成了钝角
了，不行！”

“怎么又不行？”

“这么着没有
用处：摇不起来。”

“你怎么知道
它摇不起来？”

有人插嘴：

“这实在不像
个摇柄，倒像一个



人——站在游泳池边刚要往下跳的姿势。”

这真有点儿像。大家笑了起来。我把东西往地下一扔：

“嗯，还兴讽刺人呢！我不干了，我退出！”

我狠狠地把地上的东西顺脚一踢，就往外跑。

苏鸣凤追了出来：

“王葆，王葆！”

“别理我！”

“王葆，别这样！你这是什么态度？”

“噢，就是你的态度好！好极了，可了不得！等着《中国少年报》登你的照片吧！”

“王葆，你这么着，可不会有人同意你……”

“我不稀罕你们的同意！”——我头也不回地走，眼泪简直要冒出来了。

苏鸣凤准会追上我，劝我回去。……可是别的同学都拦住了他，“让他走，让他走！”

这么着我就更生气。

“好，你们全都不讲友谊！……拉倒！”

我回家发了一会儿闷。我想再回到学校去，瞧瞧他们做得怎么样了，可是……那怪别扭的。后来我对自己说：

“得了吧，什么电磁起重机！——不过是个玩具。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么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宝葫芦。我当然从宝葫芦联系到电磁起重机。然后又联系到别的许许多多问题。这些问题我现在不讲了，要不然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并且，后来我究竟

想了些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因为我瞌睡上来了。

睡呀睡的，忽然听见一声叫：

“王葆，钓鱼去！”

“谁呀？”

“快来，快来！”

我这才记起，仿佛的确有同学们约我今天去钓鱼。你瞧，连鱼饵都准备停当了，在桌上搁着呢。我就赶紧拿起钓具，拎着一只小铁桶，追了出去。

三

我出城到了河边。可是没瞧见一个同学。

“他们都哪去了？干么不等我？这还算是朋友么！”

后来我又对自己说：

“这么着倒也好。要是和同学们一块儿钓，要是他们都钓着了许多鱼，我又是一条也没钓上，那可没意思呢。还不如我一个人在这儿的好——正可以练习练习。”

可是这一次成绩还是不好。我一个人坐在河边一棵柳树下。我旁边只有那只小铁桶陪着我，桶里有一只螺蛳——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斜着个身子，把脑袋伸出壳来张望着，好像希望找一个伴儿似的。

我不知道这么坐了多久。总而言之，要叫我拎着个空桶回城去，那我可不愿意。顶起码顶起码也得让我钓上一条才好。我老是豁(huō)着钓竿。我越钓越来火。

“我就跟你耗上了，啵！”

太阳快要落下去了。河面上闪着金光。时不时泼刺的一声，就皱起一圈圈的水纹，越漾越大，越漾越大，把我的钓丝荡得一上一下地晃动着。这一来鱼儿一定全都给吓跑了。

我嚷起来：

“是谁跟我捣乱！”

有一个声音回答——好像是青蛙叫，又好像是说话：

“格咕噜，格咕噜。”

“什么？”

又叫了几声“咕噜，咕噜”，——可是再听听，又似乎是说话，好像说：

“是我，是我。”

“谁呀，你是？”

回答我的仍旧是“格咕噜，格咕噜”。叫了一遍又一遍，渐渐的可就听得出字音来了：

“宝葫芦……宝葫芦……”

越听越真。越听越真。

“什么！”我把钓竿一扔，跳了起来。“宝葫芦？……别是我听错了吧？”

那个声音回答——还是像青蛙叫，又听得出是一句话：

“没错，没错，你并没听错。”

“怎么，你就是故事里面的那个宝葫芦么？”

“就是，就是。”——字音越来越清楚了。

我还是不大放心：

“喂，喂，劳驾！你的的确确就是那个宝葫芦——就是那个那个——b,ao,bǎo,h,u,hú,l,u,lú——听准了没有？——就是那个宝葫芦么？”

“我的的确确是那个宝葫芦。”回答得再明白也没有。

我摸了摸脑袋。我跳一跳。我捏捏自己的鼻子。我在我自己腮巴上使劲拧了一把：嗯，疼呢！

“这么看来，我不是做梦了。”

“不是梦，不是梦，”那个声音又来了，好像是我自己的回声似的。

我四面瞧瞧：

“你在哪儿呢，可是？”

“这儿呢，这儿呢。”

“啊？什么‘这儿’？是哪儿呀，到底？”

“在水里。”

哈，我知道了——

“宝葫芦，你还是住在龙宫里么？”

“唉，现在还兴什么龙宫！”——那声音真的是从河心的水面上发出来的，字音也咬得很准确，不过总不大像是普通人的嗓音就是了。“从前倒兴过，从前我爷爷就在龙宫里待过……”

我忍不住要打断它的话：

“怎么，你还有爷爷？”

“谁没有爷爷？没有爷爷哪来的爸爸？没有爸爸哪来的我？”

不错，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那么，我奶奶说的那个张三——嗯，是李四……那个李四得到的宝葫芦，大概就是你爷爷了？”

它又“咕噜”一声，又像是咳嗽，又像是冷笑：

“什么张三李四！我不认识。他们都是平常人吧？”

我告诉它：

“那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说是有一天，李四跑出去……”

“少陪。我对它可没有兴趣。”

这时候河里隐隐地就有个东西漂流着，好像被风吹走似的，水面上涨起了一层层锥（zhuī）形的皱纹。

“怎么你就走了，宝葫芦？”

“我可没工夫陪你开故事晚会，”那个声音一面说，一面渐渐小下去了，还仿佛叹了一口气，“其实我是专心专意想来找你，要为你服务。可是你并不需要我……”

四

唉呀你们瞧！原来它是专心专意找我来的！我又高兴，又着急。我非叫住它不可！

“回来回来，宝葫芦！”

我睁大了眼睛瞧着河里。我等着。

“回来呀！”

河里这才又泼刺一声，好像鱼跳似的。我怎么样盯着看，也看不清水里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河面上已经起了一层紫灰

色的雾。

可是那个声音——你听，你听！——它回来了：

“你还有什么指教？”

“你刚才怎么说？我不需要你？谁告诉你的？”

“你既然需要我，你干么还净说废话，不赶快把我钓起来呢？”

“就来钓就来钓！”我连忙捡起钓竿，仔细瞧着水面上。“你衔上了钩没有？衔上了没有？”

“咕噜。”

水面上的钓丝抽动了一下，浮子慢慢地往下沉。我赶紧把钓竿一举，就钓上了一个东西——像有弹性似地蹦到了岸上，还“格咕噜！”一声。

真的是一个葫芦！——湿答答的。满身绿里透黄，像香蕉苹果那样的颜色。并不很大，兜儿里也装得下。要是放在书包里，那外面简直看不出来。

我把它拿到手里。很轻。稍为一晃动，里面就有核儿什么的“咕噜咕噜”地响——仔细一听，原来是说话：

“谢谢，谢谢！”

我在心里自问自：

“怎么，这就是那号鼎鼎大名的宝葫芦么？这就是使人幸福的那号宝葫芦么？那号神奇的宝葫芦就是这么一副样儿么？”

这个葫芦又像青蛙叫，又像是核儿摇晃着响似的，它答话了（原来我心里想的什么，它竟完全知道！）：



“这你可不用怀疑。你别瞧表面——我跟别的葫芦一个样子，可是里面装的玩意儿，各个葫芦就都不一样。我的确是一个可以使你幸福的葫芦，保你没错儿。我这回好容易才找上了你。你该做我的主人。我愿意听你的使唤，如你的意。”

听听它的话！可说得多么亲切！不过我还得问个明白：

“你为什么谁也不去找，偏偏要找上我呢？你为什么单要让我做你的主人呢？”

“因为你和别人不同，你是一个很好的少年……”

我连忙问：

“什么？我怎么好法？我哪方面好？你倒说说。”

它说，我在各方面都好。我听得真：它的确是这么说的。可是我总希望它说得更具体些。可是它——

“那怎么说得出！”

“那怎么说不出？”

“你太好，太好，好得说不出。”它这样咕噜了一声，好像是赞美什么似的。又很诚恳地说：“请你相信我：我是挺了解你的。”

“不错。”

“你呢，你也挺爱我。”

“对，对。”

“我知道，你正想要有我这么一号角色来替你服务。我就来了。”

“那么——那么——”我又惊异，又兴奋，简直有点儿透不过气来，“那我就能——就能——要什么有什么了？”

“当然。我尽我的力量保证。”

哈呀，你们瞧！

我该怎么办呢？我捧着这个自称宝葫芦的葫芦，两只手直哆嗦。……这当然是一个宝贝，没有疑问。嗯，我要试试看。可是我一时想不出一个题目。

“我该向它要什么呢？”我左看看，右看看，就把视线落到了那只小铁桶上。“我要——我要——鱼！”

于是我定睛瞧着桶里面，一动也不动，瞧得连眼珠儿都发了酸。

桶里可仍旧是那半桶水，纹风不动。桶底里还是躺着那一只螺蛳，毫无变化。

一分钟过去了。还是老样子。

三分钟过去了。四分五分钟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



“要鱼！”我又叫。“给我鱼！听见了没有？鱼！”

忽然我听见簌簌(sù)的响声。……我吃了一惊。抬头一望，原是微风把柳枝儿吹得摇摆了一阵。再瞧瞧桶里，仍旧是那静静的半桶水。

我想，别是光线不好，没有看明白吧？

我蹲下来仔细观察观察：桶里还是只有那一只老螺蛳，懒洋洋地揪出了半个脑袋。

“哼，欺骗我！什么宝葫芦！”

我把那个葫芦一扔，还狠狠地踢了它一脚。它咕噜噜直滚了一丈多远。

我拿起钓竿，拎起桶来，气鼓鼓地走回家去。

五

那个葫芦一面滚着，一面咕噜咕噜地叨唠着。它好像在那里埋怨，又好像在那里叹气。

我可不理。我走我的。

可是那个葫芦叫了起来：

“王葆！王葆！”

你听听！它知道我的名字呢！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最乐意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所以我曾经立过这么一个志愿，将来要当一个作家——不过还没有十分确定。

那么，你想，我能不理睬这个宝葫芦么？我心说：